

年

是  
一  
根  
线

■ 路来森



年,是一个时间节点,但我更愿意,把它看成一根线。

年,是一根串起时间的线——过去和未来。

过去的,虽然已过去,但因为这根“线”的存在,你却难以忘却。在这个时刻,你会思念过去,你会总结过去;思念那些让你怀念的人和事,思念你曾经的激动,曾经的喜悦、快乐;你要总结过去时间里的得失成败、经验教训,在总结中,让自己的思想,得到一次提升。之所以如此,正是因为你沿着这条线,走向未来。未来如何?或者该如何?你必须作出设计和规划,要有宏观的,又有微观的,甚至要具体到每一个细节。

连接“过去和未来”,提醒着

每一个人。年轻人,高喊一声:“我又长了一岁。”为自己生命的加法而激动,而充满了力量;老年人,则禁不住微叹一声:“哎,又老了一岁。”难免,为自己生命的减法,而略生伤悲,于是,就愈加珍惜时间,善待生命,内心里,铿然自励: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”铆足了劲儿,让生活活得更美好。

年,是一根串起美食的线。

尽管现在的生活好了,平日里就美食不断,但过年还是不同的。过年,是一次美食大聚会,特别是“乡土美食大聚会”。分量要足,花样要多;要广泛采购,要百味杂陈,要异彩,要花团锦簇,要纷然参入。

年,是传统民俗,因此在家

里过年才好。平日里工作忙,品尝美食,可以下馆子,可以叫外卖;但过年,美食,最好还是要自己亲手做出才好。厨艺也许并不怎么样,但亲手做就是特色;亲手做出的美食,特别具有家的味道,融入了最美好的心情和最深厚的亲情,做菜的过程,最大程度地演绎了生活之美。

天南海北,风俗不同,食味各异,也许,只有过年的美食,才能最大程度地彰显出地方特色。而最有地方特色的美食,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,就是对亲情的一份最好的报答,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最好的记忆。

年,是一根串起情感的线。

寻常日子,总有干不完的事,好像始终处在忙碌的生命状

态,亲朋好友,难得一聚;寻常日子,生活磕磕绊绊,亲友也难免会出现争吵,但一到新年,就不同了。这段时间,人,大多拥有了一定时间的闲暇,过年了,就得“走一走”,走门串户,进门先问一声好,拱拱手,然后,围桌而坐,推杯换盏,酒酣心热,日子安好。

疏远的亲情,因此又变得亲密了;曾经的矛盾、交恶,因此也就冰释了。就是因为这个“年”啊,又重新把亲情串起。

当然,还不止于此。年,这个时间的节点,实在是一条重要的生命之线,生活之线,它能“串”起的,尚有许多。

最重要的是,它能串起希望,串向未来,把生命之线、生活之线,拉得更长、更长。

## 春打“六九”头

■ 米丽宏

今年,春打“六九”头,交春时刻为二十二时五十八分三十九秒,那时已近夜深。像老杜笔下的一场喜雨,春,不声不响潜入夜,不惊动你,也不打扰你。

立春了,但也许你不会察觉立春带来的变化:东风未启程,河水未解冻;蛰虫还躲在大地深处酣睡。古人描述的立春第三候“鱼陟负冰”,是多么奇妙啊,地气上升,鱼浮到水面游动,因水面还有碎冰,人在岸上看,像鱼背着冰在游动。不过,这幽微有趣的细节,还要再等一阵子才能看到。

但不会耽搁太久的。春,是一个温柔而坚定的承诺,就好比鸟开始飞,河开始流,前进的力量无人抗拒。其实大自然都是承诺者,树承诺花,花承诺果,果承诺种子,种子承诺土地,土地承诺春天,而春天承诺的是万物。她不偏向谁,也不薄待谁。她让风吹遍每一个角落,让阳光洒遍每一个门庭。一丛野草枯掉了,她会慢慢将它暖青;一只蚂蚁冻僵了,她会轻轻将它唤醒。硬邦邦的土地,慢慢酥融过来;白凛凛的冰凌,会化成哗啦啦的水声。

所以,不用急着去寻,春源自你心,心思敏锐、热爱生活的人能感觉到她的细微行踪。你看,立春被我们唤做“打春”,说的就是春给我们心灵的震动。这个“打”,那么轻柔,又那么有力,那么粗犷,又那么细致。

这个“打”,是打招呼的打。春,踩着冬尾巴姗姗而来,带着善意的问询,像一年未见的老友,款款道:“喂,你好呀!”

这个“打”,是打草稿的打。万物生灵曾被大寒收藏,世界成了一张空白稿纸。春天,挥动她的笔:画一抹黄,是软软的土;画一络水,是流淌的姿势;画几只小虫,打着哈欠、伸着懒腰,爬出洞口,跌入南风里。

这个“打”,是老农打鞭花儿的打,“啪”一响,惊动了槽边卧着的老牛,牛眼一亮,闪出春天的润泽;“哞——”一声,抖落歌了一冬的慵懒和倦怠。

这个“打”,是打开始的打,是奠基,是初立,新的四季从即刻开始。

当然了,打春的“打”,在旧时,还是一场盛大的仪式。立冬后,人们便着手准备,砍桑,插架,以为牛骨;冬至后,以土和泥,塑于桑“骨”,做成牛样。那就是“春牛”。立春这天,皇帝亲自主持仪式。百姓们盛装而出,载歌载舞,用彩鞭鞭打“春牛”,祈求一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春牛被打碎啦,越碎越好,抢几块碎片归家,春天就被抢回了家。

这一场隆重的“打”——打春牛,抢春意,捧一片春意带回家,多喜庆;那“春牛”的碎片,像一粒粒春的种子,会引爆整个春天哩。

全民“迎春”的仪式里,透着一股诗意的俏皮劲儿。

也许,打春后还会下雪,但那雪,已是“春雪”,心肠软,姿态飘,容貌艳;别看地上一堆,树一堆,太阳一出,就把持不住,甜甜地化掉了。

至于人呢,明明温度在升高,为什么还要喊冷啊冷啊?那是因为阳气升腾,换了春衫,反抵挡不住料峭春寒了。

春天,看人那喊冷那熊样儿,“噗嗤”一下,憋不住笑了。这一笑,就笑出了满地春草,满枝芽,漫天风筝,满树花。

春天,眼儿见到处流淌起来,像蜜一样。

## 成人的寒假作业

■ 江锦灵

学生有寒假作业,且每天要完成一定的作业量。成年的我们呢,难不成就袖手旁观?觉得成人也该有一份寒假作业,或许非纸质地呈现,非定量地进行,但也需每天或相对常规地完成,否则一个寒假会若有所失,在孩子面前也缺乏榜样感和话语权。

在当下特定形势里,防疫保健应是第一类寒假作业,而且必须完成好。2020年是疫情阴云笼罩着的一年,且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。2021年依然不可松懈,防疫作为常态化行为,应上升为日常生活习惯之一。要完成好这类作业,必须备好口罩、洗手液、体温计等“防疫文具”,每位公民要像刷牙洗脸一样娴熟地对待防疫行为。适时佩戴口罩、用洗手液洗手、量体温、不扎堆等,是生活的必修课。在防疫条件允许下,还要一如既往地锻炼身体,强健体魄,增强免疫力,从根本上做好硬件上的防疫。

我更愿意把阅读作为第二类寒假作业。所谓秋收冬藏,冬天是相对空闲、安宁又不适宜远行的时节,非常适合阅读,可以读自己平日上班时来不及看的书。这既是一种健康优雅的生活方式,也能给新的一年“充电”。今年春节,因为疫情和天气,不便出门,更不便走亲访友,何不来一次又一次的“灵魂旅行”——读书?阅读,像旅行一样增长你的见识、启迪你的思维。书里有许多真实存在或虚构而成的人物,多是高尚、有趣的灵魂塑造与抒写的。深度阅读了,无疑是与古今的圣贤、有趣的灵魂交流,乃另一种形式的走亲访友,岂不快哉?

第三类寒假作业,当然是享受天伦之乐。平时由于大人朝九晚五地上班,孩子按部就班地上学,亲子难得有多少实质性的交集,所谓亲密交流与亲子互动更是严重缺失。而假期相对拥有整块的时间,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,相处过程中,互相了解与关照对方的学习与生活乃至内心的需求,既可增进亲情,又能活跃家庭气氛,营造温馨的港湾。如此,对自身,对家人,尤其对孩子都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和一笔人生的财富。这类寒假作业,完全可作为一家人的寒假作业。

大人们啊,别只顾着催孩子写作业,也想想自己能在假期里做些什么吧!



乡愁  
方华摄

## 电话里的故乡

■ 刘敏

春节即至,新冠疫情却汹涌如潮,“淹没”了条条返乡路。“就地过年”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。望“疫”叹的我,犹豫再三,终是怅怅然地再一次拨通了老家的电话——

我的老家——怀远,名字很诗意,然而,这份想念却很苦涩。故乡,只存在电话里吧。母亲的声音响起——她的第一句话,总是要问一问她的孙女。然后,母亲说:“疫情闹得凶呢,电视里都说了,你们回家不仅要检测,可能还要隔离,唉!今年……就不回来了吧!”可我知道,母亲话里裹着的失落有多重。紧接着,母亲问起妻子,最后,是我——工作、学习、吃喝拉撒,事无巨细,千叮万嘱咐:带好孩子,过好日子……其时,我仿佛插不上嘴,而这一回,在挂上电话之前,母亲又补充道,村西的小俊爸得了病,竟然没救活!家后的四婶呢,也才被埋进土里没几天……我一愣怔,瞬间心若针刺:他们俩,皆与我的母亲年龄相仿!母亲的话里,有难掩的慨叹,人生无常呢!

母亲和父亲在老家,种了十多亩地,也带着孙子。小妹远嫁省城,小妹因为打工的机缘干脆嫁到了邻省,而同样是打工人的弟弟和弟媳,则似随风之萍,漂泊不停,从故乡到

他乡,从此城到彼城,只把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丢在了家里。我这个“老大”呢,早已在千里之外的小城有了自己的小家。一大家人就那样天南地北地讨着生活,暗叹着流转的四季。我们都是些离家的燕子吧。常常,只是在过年的时候,一家人才能相聚,而相聚亦总是短短的屈指可数的几天。家门上的对联依然鲜红,玻璃上的窗花依然耀目,等不及渐至的元宵,我们这些孩子,就又要离开了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偶尔念想,偶尔有愧疚盈心,不能言说。

几乎每一次,我都是通过电话,从母亲或父亲的口中,了解到一点家乡的变化。尤其是,和父母大致同龄的叔伯娘舅辈的亲朋乡邻故去,每一次都让我感叹不已——记忆中,他们和蔼可亲的面容,他们憨厚纯朴的举止,他们热情友善的日常,那一刻便清晰如昨地在眼前一一浮现,然后,飞旋着消逝于无形。我的心,亦慢慢地堕进那份无限的怅惘里。……

然而,除了我和弟妹们打电话回家,母亲和父亲却很少打电话给我们。虽然我们的手机、电话等号码,他们都烂熟于心。母亲常常笑着说:“我和你爸能吃喝,身体好着

呢!再说了,打电话哪不要钱。”我们这些做子女的,只有苦笑着摇头——这都什么年代了呀,电话费能要几个钱?可是……最后,只能把这一份难言的酸涩,悄悄地掩藏于心的角落。

犹记得去年年初,有一晚和大妹微信聊天,她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:妈妈的病没什么。我只觉脑袋“嗡”的一声,立马就急了:啊!母亲“有病”?我这个做儿子的竟然不知道!我赶紧拨电话回家。这才得知,就在前不久,由一些所谓“老专家”、“老教授”组成的什么“义诊团”到乡下“免费看病”,母亲也被诊出“高血脂”等,并要求买他们推荐的十分昂贵的大包药品。好在父亲又带着她去市里的大医院复查了一次,结果竟是虚惊一场。再后来,他们才从电视上知晓,原来那些人根本就是一伙骗子!我惴惴不安的一颗心这才轻轻地稳稳地放了下来。

前两天读到一篇小文章,作者在文末含泪而问:“你这一生还能和健在的父母见多少次呢?”没错,是“多少次”!我霎时恍恍然,心乱如麻,复如芒在背——想想自己,一年顶多也就回家一次吧。一次而已!父母皆已年近古稀,如此算来,还能见几次?!

愿只愿,这新冠疫情早点儿被新年的风给吹散,快快逃遁,速速消逝,能让我等归心似箭的游子迫不及待而又激动万分地抓起电话大喊:“妈,爸,明天我们就回家!……”